

裘山山 著



爱如纯棉
轻揉勿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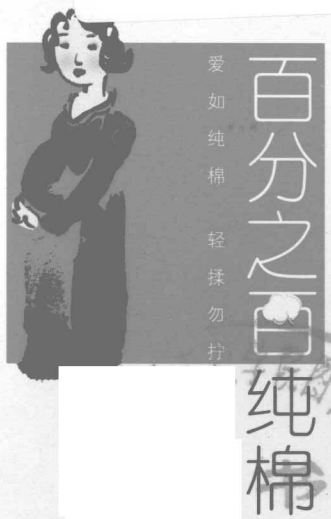
百分之百纯棉

四川大学出版社

I267.1

507

裘山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麦 图

企划宣传:鄢振曦

责任校对:陈 渔

封面设计:钟 伟

版式设计:稻草人

部分图片提供:北京全景视拓图片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分之百纯棉/裘山山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8

ISBN 7-5614-2879-0

I.百... II.裘...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0747号

书 名 百分之百纯棉

作 者 裘山山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610065)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发 行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插 页 36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0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8000册

书 号 ISBN 7-5614-2879-0

定 价 1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

电话:(028)83191287



纪
念
曾
经
的
情
感
和
生
活
……

目录

- 001 离 别
007 牵 挂
011 父母大人
036 姐 妹
041 吃的记忆
047 邮 路
055 片片梧桐
065 叶 子
073 学骑车

078 做母亲
088 乖 孙
093 我带着儿子走大街
097 话 题
102 爱地球
107 只要年年有雨



目录

- 111 上学堂
- 116 诚实
- 121 马虎
- 125 杭杭故事多
-
- 134 黑白人生
- 143 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 147 穷兄弟
- 151 辞职
- 154 隋老师的微笑
- 158 警察同学
- 161 寻亲
- 167 球迷
- 176 戴维
- 179 从往事门前走过
- 189 老太太的“回头率”
- 194 山水在父亲眼中

- 198 处女作
- 202 怀念萧老师
- 208 我就是要“活着”
- 211 借 书
- 214 好书送人
- 217 邮 票
- 220 爱植物
- 225 你在他乡开花吗？
- 229 花 事
- 235 后记：纪念曾经的情感和生活



（离 别

古人有一句话,叫“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离别”。它道出了两种不同滋味的人生境界。对前一种,我有体验,但不多;而后一种,体验得就比较多了。

最早经历离别的场面,是十二岁。我们一家因为父亲的调动要离开石家庄,离开我住了七年的大院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爸爸妈妈看我和姐姐情绪不高,就用美好的前景诱惑我们,说我们将要去的重庆,是个可以天天吃大米、吃榨菜的地方。说来好笑,这两样东西是当时我和姐姐最向往的。于是我们觉得心里好受了一点儿。

到了走的那天,左邻右舍和几个小朋友将我们一家送到火车站。我趴在车窗上,看着站台上的叔叔阿姨以及我青梅竹马的朋友,忽然难过至极,什么大米饭、榨菜都无法抵消这

种难过。我不想走，不想告别。于是在火车启动的一刹那，我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惊天动地。一直哭到我自己不好意思了，才收住眼泪。

这便是我第一次体验到的离别的滋味儿。

后来我当兵离家，但因部队也在重庆，虽然隔着上百里地，却没有远离父母的感觉，所以走的时候并不难受。

但一年之后父亲调动了，母亲也随之同往，去了长沙。走的那天，连长给了我一天假，让我回去送他们。我回到家，再和爸爸妈妈一起坐车前往火车站。临出门时，妈妈说：咱们说好了，不要在站台上哭。我点头应允。我知道妈妈是个爱落泪的人。但我心里沉重得要命，两个多小时的路途没有说一句话。到了火车站，我仍是一言不发，像个木头人一样跟在父母及送行的叔叔身后。

爸爸和送行的叔叔握手。妈妈看我那个样子，想活跃一下气氛，就说：哟，山山今天成哑巴了嘛！我想咧嘴笑一下，泪水却呼啦一下涌出来。妈妈连忙说：不要哭不要哭，不是讲好的吗？

我把头扭向一边，想把泪水咽回去，可是很困难。妈妈不敢再和我多说，躲到车上去了。火车刚一启动，我连手也没招，转身就走，疾步出了站台。



一路上我把头埋得很低，也不敢抬手去擦眼睛，任泪水吧嗒吧嗒滴在路上。我怕引起别人注意——瞧这小女兵，干吗哭啊？

回到连队销假时，连长说：哭啦？我摇头否认。连长大约看出来了，笑着说：哭就哭了呗，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一说不要紧，又把眼泪惹出来了，只好转身走出连部。

这是与父母离别。

后来谈恋爱，又经历了与恋人的离别。中国人向来矜持，以不流露感情为荣。这一点折磨了无数的情人也折磨了我。那年暑假，我因探家和热恋中的男友第一次离别。两个人早晨来到车站，放好行李，就站在站台上发呆。都不说话，你看左边我就看右边，你看身后我就看脚下，反正目光不对视。当时在另一条铁轨上停着一列闷罐车，车门开着。我脑子里就不停地想，我们上那车上去吧，躲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再拥抱一次吧。但嘴里却始终没有一个字，脚也像生根了一样纹丝不动。

这时开车的铃声响了。我们彼此看了一眼，勉强笑了一下。他伸出手来跟我握。从他使劲儿的程度上我明白了他也和我一样，渴望拥抱。但我们的手很快就分开了。我返身上了车。



火车开动后，我伸出头去，看着他渐渐变小的身影，依然不敢落泪。只是迅速爬上自己的中铺，佯装睡觉的样子暗自饮泣。

这又是一种滋味。

再后来做了母亲，又经历与儿子的离别。

一般情况下，我总是在儿子熟睡时离家，免得他哭起来我更难受。但有一回，我走时是上午。我就抱着儿子送自己。儿子两岁多点儿，对“妈妈出差”这一概念似懂非懂。先说送到楼下，后来又说送到院门口，最后竟走到了街边上。

看着大街上的车流人流，我知道不能再送了。终于下狠心，把儿子交给了跟在身后的小阿姨。我在儿子脸上亲了又亲，然后许了若干的愿，这才提上行李，穿过横道线。

到了街对面，我回首，见儿子依然站在那儿，小手扬起来。我一下子受不了了，在心里大骂自己，为什么要去出差？为什么要撇下小儿子？他还那么小，那么需要我的爱抚。在一刹那，我想不顾一切地穿过横道线返回到儿子身边，哪怕再抱抱他也好。

但我终于克制住了。我挥挥手，让他们回家，然后大步走向车站，泪水又滑落了。

渐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肠似乎就硬起来，离情别意



不再那么令我感伤了。告别父母也好,丈夫也好,儿子也好,朋友也好,只是心里有些不好受,泪水却很难流下来。其实我并不想有这种“进步”。因为为离别落泪,它和为重逢欢笑一样,都是一种美好的情愫。

终于有一天,我又为离别而落泪了。

那是去年冬天,我进藏采访,在机场候机时看到的一幅离别的画面。因为是早上,天还黑着,也因为是在军航站,乘客不多,所以整个候机厅很静。我一个人坐在长椅上等待。

这时我听见身旁有低低的抽泣声。我抬头寻去,见我身后的落地窗前,站着一个年轻的军人。他双手扶在玻璃上,微低着头。而玻璃窗外,和他身影重叠在一起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他们彼此用手指在玻璃上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对方的脸颊,泪水弄得玻璃上一片模糊……

我不知他们是新婚的夫妻,还是热恋中的情人。我只知道,作为一个西藏军人,他此一去,要两年后才能回来看她;而她这一别,要半个月乃至一个月后,才能得到他的音讯。他们明白这一切,但他们无语。已经作出的选择使他们只能默默地,默默地承受。

我不能不为他们落泪,这泪里有感伤,也有敬意。我忽然觉得:离别,原来也是种美丽的情景,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年轻军人大踏步地向停机坪走去了,没有回头。我替他
回过头去,向那窗外的女人再看了一眼,在心里悄悄地说:

再见吧!离别之后会是再见……

一九九一年夏



（牵 挂

小时候总是母亲牵挂我。我放学回家晚了，她总是站在阳台上张望。那时读中学，学校离家好几里地，我又是班长，所以常常天擦黑才回家。母亲下班回来做好饭，就站在阳台上守望。从阳台望出去，并不能望见大路，视线被一幢楼挡住了。母亲就紧盯着楼房拐角处，仔细辨认着每一个拐出来的人——大人孩子？男孩儿女孩儿？如果是我，她就松口气，回到屋里摆碗筷；如果不是，就蹙紧眉头继续张望。那时母亲常对我说，你真不知道什么叫望眼欲穿啊！

我惶惶然，但并不因此能体谅母亲的心，依然常常晚归，让母亲在阳台上等待成一尊塑像。

母亲除了牵挂我，还更深地牵挂着在深山峻岭中修铁路的父亲和在遥远的陕北下乡插队的姐姐。工地上传来的任何

不幸的消息,都能使母亲脸色苍白;姐姐信上讲的每一件细微之事都常使母亲落泪。那时我最常见的母亲的样子,就是深陷在藤椅里手拄额头的姿势。仅仅几年的时间里,母亲的头发就迅速花白了。

但我依然体味不到牵挂的滋味儿。

后来我也从母亲身边飞离,当了兵。以后是上大学、谈恋爱。依然是无牵无挂。母亲怎样地牵挂我,我也不知了。

可牵挂来找我了。

有一次期末考试,我对男朋友说:等我考完试再见吧。半个月后的一天,我午睡时突然梦见了他,他竟被一匹惊马踢倒复又踏过……梦醒之后心跳不已,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就一个人悄悄离开学校,转了两次车赶进城。当我定了定神,轻轻推开他家的院门时,一眼便看见他的二姐正在水池旁洗头。阳光静静地照在院子里,风吹起了晾在绳上的衣衫。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了,递了张毛巾给他的二姐。平安无事。

我完完全全松了口气,悄然返回学校。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切地体验到了牵挂的滋味儿。

后来结了婚。虽然住在了一起,牵挂却更甚了。每每他深夜未归时,我总是无法入眠,一个人躺在黑暗中仔细辨析着每一点响动。架自行车的声音,上楼的声音以及钥匙捅进锁



眼里的声音。有一次他深夜未归，我等到一点钟，就出门去找。大街上冷冷清清，我心里塞满了不祥的念头。还鬼使神差地骑车去医院，在急诊室探头探脑，凌晨三点才回到家。丈夫早上回来，解释了未归之故，又说：以后可别这样了，我这么大个人，不会有事的。我说，这是无法了却的牵挂。

等做了母亲，这牵挂便成了双重的。儿子九个月时，我出远门去采访。这本是我自己主动应承下的事，我怕自己在做了母亲后变得婆婆妈妈。可离出发还有三四天，我就开始心神不宁，一天到晚坐立不安。儿子放在奶奶那儿，再三地拜托。然后又嘱咐丈夫多去看望，又叮咛小阿姨多关照。但依然心里空落落的。

出发的前一天，我一个人在屋里收拾行装。装儿子照片时，泪水不知怎么就落下来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我终于明白自己是舍不得儿子，是丢不下那份儿牵挂。

以后出差多了，逐渐好一些。但仍是牵牵绊绊。离别时心里那份儿难受滋味儿，总要伴随着我整个旅程。而且还很怕见到儿子一般大的孩子，怕听见别的孩子叫妈妈，甚至怕梦见他，梦见他哭心里难受，梦见他笑心里也难受。

有时想，等他长大就好了。长成人，再成家。那时有人牵挂他，也就不需要我牵挂了。但细细一想仍然不对。时至今日，

父亲母亲不是依然牵挂我吗？虽然母亲不再站在阳台上等我了——相隔千里迢迢。但每日去看信箱时，总期望拿到我的信。稍稍时间长一些没有信，她又会十分焦虑。

使我很负疚的是，我对儿子丈夫的牵挂，总是胜于父亲和母亲。也许将来儿子对他妻子孩子的牵挂也会远远胜于对我。父亲曾诙谐地对我说：水不会倒流，这很正常。

我依然负疚。

我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丈夫说，像我这么爱操心的人，真不该有丈夫有孩子。找个情人就省事了。丈夫说，找情人你也会一样地牵挂。只要你是真心爱他的。

我想丈夫说的是对的。牵挂便是一种爱。

由此，我愿我自己再多有几份牵挂。

一九八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于西藏旅途中